

七旬老人去養老院當護工，失手殺死八旬老人

老年公寓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區。裏面的老人年紀最大的90來歲，沒住多久，就到了時候，其餘七八十歲的大多像行將枯萎的植物，終日躺在木板床上，看着天光從乍亮到逐漸消逝，這就是一天了。照顧他們的也是一群老人，一個馬上70歲，一個75歲，燒飯的阿姨60多歲，還有一個70歲的啞巴雜工。

紅布帶子

當一個人老到開始折騰別人，通常就是到了時候。養老院裏的人都這樣說。201的老孫最後就是這個光景。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老孫又拖着萎縮的雙腿從木板床上爬了下來，嘴裏喊着胡話。他不小心磕到旁邊的床頭櫃，眼角帶出一片淤青。

老孫86歲了，一個星期前發了一次燒，醫生來吊過藥水後，癥狀消失了，人却好像更糊塗了。他常撐着雙手往地下爬，念叨着“我要去找我老伴”。他的老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護工劉志會熟練地將老孫抱回到床上，給他上了點藥，讓他別再說胡話了。

老孫是被兒子送進養老院的，在這兒住了將近一年。他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後進入一家國營廠，以幹部身份退休。老孫在部隊裏傷了半月板，年紀漸大，愈發不願意下床走路，最終因長期臥床，肌肉萎縮，失去了行動能力。他一直有便秘的毛病，長期臥床後更加嚴重，十來天才解一次大便，嚴重時需要人幫忙用手摳。

“很難搞，真的很難搞。”老孫的獨子現在還記得，父親房子裏，黃褐色的糞便抹在床鋪和牆壁上，用過的碗筷堆在水槽裏，還能看到老鼠和蟑螂。他也60歲了，實在沒精力，送父親去養老院成了最好的選擇。

老街坊老年公寓每月收費2100元，離他居住的小區極近，過條馬路就到了。得空了，他提着做好的飯菜和剛打好的果汁去看一看父親，給護工劉志會塞上200塊錢，勞他們多費心。接到父親出事的電話時，他正在外地和老同學一起旅行。

那幾天，院長交待劉志會，老孫這些天有些反常，要經常去看看他。走廊的監控顯示，事故當天，從凌晨兩點開始，劉志會幾乎沒有休息過，在二樓的各個房間進進出出，安撫夜間吵鬧的老人們。

劉志會馬上70歲，比老孫早來老年公寓十幾天。他有高血壓、心臟病，做過膽囊切除手術，眼睛也不大好，前兩年檢查出青光眼，一祇眼睛幾乎看不見，另一祇祇能模糊視物。他想在自己還能動彈的時候，攢一筆養老錢。

2019年夏天，劉志會聽人介紹，市區的一家養老院在招24小時護工，包吃住，每天伺候老人吃飯、穿衣、洗漱，幫不能自理的老人翻身、清理大小便，每月工資大約3000元。在一個平均工資為5000多元的小城市，這大概是一位70歲老人能獲得的最好工作，畢竟連環衛工都要求年齡盡量在65歲以下。

劉志會雖然年紀大了點，力氣還剩了不少。院長對他挺滿意，“老劉能幹得動咧，力氣大，抱老人去洗澡、翻身，都能幹。”他脾氣急，嗓門大，不過做事還算細致。201的老孫總把床鋪弄得到處是糞便，他不厭其煩換了一遍又一遍，將老孫指甲縫裏不小心沾到的糞便也刷得幹幹淨淨。

2020年9月26日，上午10點42分，老孫又試圖從床上爬下來，幾乎一宿沒睡的劉志會路過房間看到了，指着他說，“你要是再說胡話，我就把你拴起來。”他確實這樣做了。

劉志會拿起桌上一條3米左右的繩子，紅色的，通常用來拉橫幅。他早上剛用過這條繩子，將坐

不住的老孫固定在輪椅上，給他整理床鋪。劉志會熟練地將繩子左右兩端拴在床邊的護欄，繞過老孫的腋下和胸部，將他固定在床上。

10點52分和11點21分，劉志會兩次回到房間查看老孫的情況，沒有異常，老人安靜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三樓有位老太太將屎尿拉在了褲子裏，劉志會上去幫忙。第三次回房查看老孫已是中午12點22分，中間隔了一個小時。

老孫已經癱坐在床沿，雙手在半空中揮舞掙扎，那根紅色布條上滑到他的頸部。

劉志會趕緊上前解開繩子，將老孫抱回床上，老孫的眼珠往上翻。劉志會後來在刑偵口供裏說，“當時我很慌張，就用手將他的眼睛給閉上了，然後就出去喊人。人來了後，發現人已經死亡了。”法醫後來鑒定，老孫的死因是“頸部受壓引起機械性窒息死亡”。

一樓的燒飯阿姨還記得劉志會被逮捕那天，幾輛警車全擠在對面洗車場的空位上。周圍小區的鄰居和沒活的快遞員散在四周看熱鬧。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0來歲的中年女士，是劉志會的女兒，接了院長的電話後，急匆匆趕過來，在老劉坐上警車時，突然放聲大哭，像個小孩子。

攢一筆養老錢

養老院的人祇模糊知道，劉志會有兩個孩子。但孩子做什麼工作，跟他關係如何，一概不知。雖然和劉志會共事了將近一年，護工老陳對他也稱不上了解。他們沒時間聊天，每天就是悶頭做事。老陳說，他心地蠻好，總體而言是個蠻好的人。

老陳就是事發當天，找劉志會幫忙一塊清理老人屎尿的那位護工。她今年75歲，皺紋和老人斑沿着歲月爬滿了她的臉龐。

老陳矮小瘦弱，很難獨自抱起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人，而劉志會力氣大，總是樂意順手幫她一把，兩人各撿一祇胳膊，將老人搬上輪椅。劉志會個性蠻開朗，愛開玩笑，經常打趣一樓的燒飯阿姨鹽放多了。那是一天中難得的輕鬆時刻。“老劉那件事”過去一年多了，燒飯阿姨至今還記得他的笑聲，短促的，“哈哈”幾聲疊在一起，很宏亮。

有人告訴警察，劉志會對不聽話的老人大吼。老陳覺得這麼說有點冤，有時不吼真的不行，“老了老了都變小孩。”半個小時前，老陳剛跟一位80來歲的老人進行了一場拉鋸戰。6月梅雨季剛來，老人嫌熱，在房間裏脫得光溜溜的。老陳勸說了一陣，無果，又提高聲音數落了幾句，最後祇能放棄，雙手捏着老人剛用過的塑料便桶出門清洗。那味道令人幾欲作嘔。老陳皺着眉頭，“臟！這工作就是臟！”

如果不是為了攢一筆養老錢，誰也不想成70多歲時成了一名護工。兩年前老伴病逝，老陳就來了這裏。她沒讀過書，前不久剛憑借藥盒上貼的標籤學會“早、中、晚”三個字，年輕時純靠一把力氣種地養大了兩個兒子。兒子們如今都在江蘇打工，也曾勸她別幹了，回家養老，她沒聽。

老陳有自己的顧慮，“兒子叫你，你到哪個家？”她不願意再說下去。何況兒子們還要操心下一代的事，她的幾個孫子都20多歲了，“男伢子都要結婚買房對吧？你自己不勞動沒有錢，還要管兒子兒媳要錢呢，他們能給多少？”

老陳每月祇能領100來塊養老金，“100塊能幹啥？到超市買買紙，買買米就沒了。”

有學者研究統計，城市老年人生活來源依靠養老金的比例是71.93%，農村老人的比例僅為17.22%。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吳心越曾在自己的田野調查報告中寫道，“這些制度性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養老院出現60多歲農村老年人照顧70、80多歲的城市

老年人這一吊詭的情景。”

老陳和劉志會算是同鄉，都是附近當塗縣人。當塗縣到馬鞍山市區的直線距離祇有20多公裏，但中間隔着一條長江支流，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困守在村落，務農為生，五六月收小麥，緊接着就開始種玉米和油菜。後來，馬鞍山大橋連接起農村和城市，6月一收完麥子，難得的兩三個月農閑時間，劉志會就進城打個短工。

十幾年前，他到了北京，在工地搬磚、擺攤賣早餐。年紀慢慢大了，城市不要他了，他祇能再度回到家鄉，幫兒子劉帥帶孩子，也在種地，但土地的收入不過能維持日常開支。等孫子長大到能上幼兒園的歲數，劉志會便計劃着重新找一份工作。

劉帥猜測，父親外出做護工或許是因為愧疚，不好意思要求兩個孩子給他養老。“他對我們的家庭是有傷害的。”劉帥說。二十多年前，劉志會跟隔壁村一個女人好上了，為此劉帥的母親和他離了婚，獨自撫養兩個孩子。但劉志會的第二段感情沒能長久持續下去，很快又搬回了自家建的平房裏。

衰老給劉志會帶來的問題無法祇靠種地解決。他偶爾會給劉帥打電話，僅有的幾次聯繫裏，他跟兒子說“眼睛好像看不見了”，或是“心臟不舒服”，上醫院得花錢，祇能向劉帥求助。“反正每次打電話，都沒什麼好事。”劉帥沉默了一會，“我們幫他也是有限度的。”

某種程度上，老街坊老年公寓像是一個收容所，收容了老陳和劉志會這樣無處可依的老人，也收容走在人生最後一程的老人，他們要麼是生了麻煩的疾病，要麼子忙不過來，也有孤寡老人，社區排查時發現了送過來，起因或許有不同，最後的歸宿倒是一致。

老年公寓朝向不佳，上了二樓和三樓，走廊昏暗，各個房間祇有一點模糊的光綫，于是一天中的大多數時候，老人們都陷在晦暗的世界裏，無事可做。有陌生人走過，他們也懶得抬眼，沉悶得像牆壁上的裝飾畫。走廊的轉角燃着檀香，但依然很難祛除一種復雜的氣味，那是老人身上因代謝變慢，散發出的皮屑和油脂的味道；還有即便勤快打掃，依然無法完全清理幹淨的尿液和糞便的混合氣味；以及各種藥劑的味道，包括治療帕金森癱的藥片、控制糖尿病的衝劑和人手必備的降壓藥。

劉志會在這裏工作的時候，專門負責二樓老人的生活起居，老陳負責三樓。老陳就住在三樓左手邊的第一間房，同屋的室友是位82歲的得了帕金森癱的老人。此時，老人正緩慢地，一點點拖着步子往外走，老陳好氣又好笑地問她，“你要去哪談？”老陳說，老人總是往外跑，但沒人知道她到底想去哪。

老年公寓目前一共住着16位老人，如果完全住滿，這裏大約能容納30餘位老人。老陳和劉志會每人大約要負責照顧十位老人。院長有時也參與照料工作，70歲的啞巴雜工負責打掃衛生，給每位老人送熱水，有時也會幫忙搬動不能自理的老人。實在忙不過來，院長會請自己的親戚做一陣子白班護工，但大部分工作還是落在劉志會和老陳身上。

每天凌晨三點，兩人輪流值班，起床熬上小米粥，拌好養老院自己腌的黃瓜條。五點，老人們逐漸醒來，兩人給每個房間的臉盆灌上熱水，能自理的老人便自己擦臉、洗漱，不能自理的就等着劉志會或老陳幫忙換上新尿布。

吃過早飯，劉志會把一些老人抱到輪椅上，推到三樓陽臺曬太陽。而他要打掃各個房間，整理被褥、清洗老人弄臟的衣服和床單，一直幹到中午11點，開始給不能動的老人喂午飯。下午3點，他要再一次給老人擦身、換尿布。晚上也不得空閑，劉志會住在二樓的一張空床位上，夜間每隔兩三個小時就

要起床查房。

日復一日，他原本就要這樣安度自己的晚年。

別無選擇

送父親進老街坊之前，老孫的兒子在馬鞍山考察了好幾家養老院，大部分收費2000元左右，其中有家高檔養老院，每月收費是7000元，環境不錯，有綠樹環繞。孫斌考慮了一下，覺得父親不能動了，再好的景色和公共空間對他都没太大意義，“他祇是需要一張床位，再有人幫他解決一下排泄問題，其實就夠了。”

在一個四錢小城，維持老人的基本生存，是大部分家庭的選擇。而這樣的需求，注定大部分養老院祇能招價格低廉的護工。“有年輕人到養老院嗎？”55歲的趙英蓮反問。她是老街坊老年公寓的負責人，微胖，燙一頭短短的棕黃色卷發，神情總有些倦怠和厭煩。

趙英蓮想過漲價，每張床位多收幾百塊，就能多請兩個護工，照看老人能更及時。然而跟老人們的子女一提，基本沒人同意，“你要知道，祇有老的給的花錢，沒見過過多少小的給老的花錢。”她的臉上露出洞悉一切的表情。

趙英蓮之前就遇過一起糾紛，2018年，一位因腦梗不能自理的老人被送進來，費用是每月1600元。三個月後，老人被兒子發現身上有褥瘡，其中多處潰爛深至肌肉，接回家過了半個多月就去世了。在那起事故中，老人的兒子要求賠償30萬。而這次，老孫的兒子在民事訴訟中提出90多萬的賠償金額。

談起賠償，趙英蓮憤怒地拍桌子，“要判了（輸），我就把這個養老院賠給他！我其他要求都不提，就讓他自己來幹一年，看看他能不能撐下來！”說完，她又捋了一把額前的卷發，一下頹喪下去。

馬鞍山從事養老行業的人多多少少都聽說過這起事故。離老街坊老年公寓將近一公裏距離的一處小區，另有一家老年公寓，院長叫祝可枝，58歲。41歲那年，祝可枝所在的糧站改制，她下崗了，起初是在家裏支了兩張鋪位，照料各家不能動彈的老人，收幾張票子。後來越做越大，兩張鋪位成了一棟三層樓高的養老院。

祝可枝有些同情老街坊的遭遇，她沒遇過類似的糾紛，但遇上了好像也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祝可枝同樣說，“沒有年輕人願意幹這院。”她有時會和其他養老院的院長一同參加民政局召開的會議，大家一交流發現，“都沒有年輕護工。”

祝可枝的養老院祇有三位護工，最年輕的是56歲，年紀最大的是70多歲，每人管一層樓，一層就有十來位老人。

祝可枝說，民政局對他們的要求是每三位護工不能自理的老人要配備一位完全自理的老人。在她看來，這項要求完全不可能實現。

她的養老院收費也在2000元左右，但她攤開那本黑色封皮的賬本，上面記着每一位老人的床位費，費用幾乎全部低於這個數額，大多在1500元左右。養老院裏，不能自理的老人收費通常會高于2000元，因為需要護工額外照顧。基本能自理的老人，收費也會相應降低。“很多老人洗澡、換尿布都要護工幫忙，但他們子女就堅持說能完全自理。”大多數時候，還沒法拒絕，“人家還價你不收，他就到別的地方，別人1000多就收了。”

祝可枝每次參加會議，總會聽到一家高檔養老機構的院長介紹自家機構醫養結合，設施完備齊全，光護工就有十幾個。相對的，這家養老機構的費用也翻了一倍多。祝可枝一點也不信那位院長說的話，“你聽人家講她有多少多少老人，都是假的。我就跟你講，子女哪願意把錢給你的，他們就願意交最少的錢，要吃得，住得好，

還要你照顧得好。”前段時間，祝可枝就聽說那位高檔養老機構的院長要轉讓養老院了，因為入住率太低，空置率過高，收入壓根覆蓋不了開支。

不止是馬鞍山，大約是十年前，三四錢城市的地方媒體開始報道，各家養老院招不到年輕護工，一群老人伺候另一群老人的現象頗為常見。這些老年護工年輕時幾乎都是農民，或靠打工為生，沒有太多知識，也沒接受過專業的護理培訓。

沒有別的選擇，老人們祇能接受這一切。72歲的老柳兩年前得了腦梗，幸虧搶救及時，沒落下什麼後遺癥。他頭發全白了，但1米8的個子沒有縮水，樂呵呵地用兒子給買的蘋果手機一遍遍播放歌曲《看天下勞苦大眾都解放》。

老柳的兒子在南京工作，在他的講述裏，兒子出息，每月能掙2、3萬。要是問老柳為什麼不搬去跟兒子一塊住，他會呵呵一笑，說“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故事的主角是老柳一位30年的老鄰居，“（他）有一天跟我說，老柳啊，我家買了一個大房子，祖孫三代要住一起去了。過了兩個多月，又回來了，頭一句話就說，處處讓着小的，都沒得辦法搞，三代人搞不到一起。第二句話說幸好舊房子沒賣，賣了就沒得退路了。聽了這個話以後，我心裏想我也不要跟孩子住一起。”

老柳是馬鞍山鋼鐵集團旗下一家企業的退休員工，每月領3000元退休工資。得過腦梗後，他想找人照顧自己，但養不起保姆，祇能去養老院了。老柳自己考察了一圈，挑中了祝可枝開的養老院，每月交1900元的床位費，收拾好家裏的衣衫被褥，帶上藥就搬了進來。

“家庭也好，社會也好，是個很復雜的事情。”故事講完，老柳笑咪咪地下了個總結。

沉默的角落

今年四月，劉帥在庭審現場見到了劉志會，這是事發後他第一次見到父親。

劉志會在看守所度過了自已的70歲生日，他比之前瘦了些，但精神還好。開庭前他好像往旁聽席看了一眼，劉帥沒看真切。庭上，劉志會被控過失致人死亡罪，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九個月。

養老院裏接替劉志會的是新來的陶護工，55歲，幹了不到半年，已經在計劃辭職，“工資太低了。”她懷念之前在廣州當護工，那兒的養老院條件好，每個老人都擁有一個單間，帶獨立衛浴，而不是放在床頭的簡易塑料便桶。工資也高，她一個月能拿4500元。她的年紀在廣州的護工裏是最大的，回到馬鞍山，她又成了最年輕的。

陶護工還沒考慮過自己的晚年生活。48歲的時候，她和丈夫拿出了所有積蓄，給兒子湊够了彩禮錢。前年，她把孫女帶到了3歲，才有空閑外出做護工掙錢，但掙的工資得先緊着小的，“孫女馬上就要上學了。”她不認識這兒的前護工劉志會，也不關心發生在他身上的這起悲劇。

老陳也打算離開了，她想回農村老家，可能會在老屋裏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老陳不害怕死亡，但在養老院裏看多了不能動彈的老人，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了那副樣子：整天躺着，不能自由走動，每天僅存的任務就是等着護工喂熬得稀爛的食物。每天的休息時間，她總會繞着一樓大廳，多走兩圈，“要多鍛煉，身體能動才是好。”

老陳說自己絕對不想活到90歲，因為那大概率是一個多病的年紀，祇能躺在床上。她不願住養老院，可真到了不能動的時候，她沒有選擇的權利了，“祇能看兒子的良心。”對活到80來歲，她也沒多大興趣，“得看看，看看還不能動。”養老院裏離別是常態，有老人離開，就有老人重新聚集在這裏。

（文中人物為化名）